

从传统文化上论畬族龙凤崇拜

钟 亮

从畬族传统文化来看，崇信龙、凤的遗物遗俗都有，至今仍留存，特别是以凤鸟崇拜的影响最为深广。

一、从遗物上看畬族龙、凤的崇拜

福安市大林畬族村现有124户、567人，绝大多数都是钟姓人家，占90%左右。村口有一座钟氏宗祠，始建于元代，清光绪年间重修。祠奠厅正面及两侧神龛供奉着478个祖牌，从元代开基始祖至光绪八年共达三十四世均保存完整。这些祖牌制作精巧，当中一块较旁的都大，特别引人注目，高60厘米，宽25厘米，为其他牌的2倍，牌上刻字曰：“元处士十四祖考清公肇迁韩阳西门外大林开基族派妣吴氏神位。”原来，此牌供奉人物为大林村的开基始祖。个个祖牌虽形状各异，然纵观其上部皆雕龙头状，令人敬而生畏。乃至当地钟氏追溯远祖唐代钟景其那块神牌上部亦是龙头。由此说明畬民对龙崇拜由来已久。

闽东畬族博物馆存有从畬族地区征集的民族文物，之中有始祖杖，用木做成，杖长1.4米余，杖上端镌刻龙头，杖身葫芦藤缠绕如蛇身状，故始祖杖也称龙头杖。祖杖为民族象征，存宗祠供奉。人们很敬重祖杖，在宗教活动时由东道法师把持，余者不能动；进行其他仪式时，则将其置于正堂上方香炉旁。近年，在畬族歌王钟学吉故里霞浦溪南白露坑村发现刻有清光绪年间制作字样的龙头杖，其杖长141厘米，龙身长77.5厘米，龙角长5.5厘米。

馆藏文物中有一面开道旗，长40厘米，宽30厘米。旗质地为白绢，边上镶有5厘米的红色棉麻布，旗面上染印的图案是黑色凤凰，展翅欲飞，栩栩如生。开道旗是畬民迎祖时走在前面的旗子，也是始祖的标志。

二、从风俗习惯上看畬族龙、凤的崇拜

龙凤图腾文化渗透到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具体体现在其节日、禁忌、装扮、婚俗及传说中。

每年夏至后第一个辰日为畬族分龙节，忌挑粪、洗衣、晾衣，以免污秽神龙而不降雨、遭旱灾；忌打进入家中的蛇，认为蛇是祖宗，回家来探望，不能敲杀。蛇乃龙之原型。

在服饰方面，畬族妇女髻被称为“凤头髻”，象征凤凰的丹冠，头上戴“凤冠”、插凤钗。浙江的畬族妇女戴竹制凤冠，长约三寸，以银片包裹，朝前一端截平，后一端尖削紧靠头发，缀以珠络罗帕钗环，故《松阳县志》云：“凤挑。”福建畬女上衣花纹鲜艳华美，色彩对比明快和谐，形似凤羽，花鞋上有“凤尾札”。故畬族女子装束称为凤凰装。这是凤鸟图腾信仰的遗迹。

在民俗事象中,每逢喜庆(如结婚、上梁、迁新居),畬族人民就把“凤凰来仪”或“凤凰至此”尊崇地用红纸写成字幅,贴在厝屋正厅的壁上或梁上,把“丹凤朝阳”的彩色图样画在床后壁的正楮上,祈福禳灾。女子出嫁时,父母把煮熟染红的鸡蛋称做“凤凰蛋”,塞在陪嫁的被服箱里,以示吉祥;放在花轿里,让女儿过桥时抛一只“凤凰蛋”以驱邪禳灾,祝福祈祥。这是畬族尊崇凤凰的表现。

神话传说如《凤凰山》、《凤凰装束的由来》、《凤凰在此》等及叙事长歌《凤凰山》,都反映了畬族沿袭东夷部落族信仰风鸟图腾的痕迹。《凤凰山》故事即云畬族祖先从凤凰蛋中出世,在凤凰山繁衍了四姓族人,后因外族人入侵被迫外迁。在民歌《高皇歌》里也有“送落凤凰大山宫”、“凤凰山上鸟兽多”、“凤凰山上实在闲”、“送落潮州凤凰村”等歌句,把自己开山始祖居住的地方称“凤凰山”。

三、从历史渊源及文献上看畬族与龙凤图腾的关系

畬族历来认高辛夷裔,这在祖图、族谱以及《高皇歌》等文献上可看出,也反映在祠堂正柱或堂屋祖宗神位的对联上,曰:“安邦定国功建前朝帝誉高辛亲敕赐,駉马金卿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高辛祖史称少皋,是古代夷族的首领,崇拜风鸟图腾。《左传》中引郯子之语说得很清楚:“我祖少皋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高辛氏帝誉,是少皋之孙,自然又继承了少皋的文化,崇拜鸟图腾。故畬族图腾当是继承高辛夷的凤凰。

就拿传说中盘、蓝、雷、钟四姓的始祖忠勇王(或称盘瓠王)来说,是源自高辛,是高辛皇后耳出“虫”即龙、“蜃”

应为凤凰蛋即凤凰。这是畚族龙凤图腾的反映。

再以盘瓠而言，文献中也有写作盘护、槃瓠、盘匏，畚族人民实际上就是指盘古，且先前盘瓠与盘古指同一人（下文加以论述）。盘古是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或英雄，他同女娲、伏羲、轩辕、雷神等一样，都是“人首蛇身”或“人首龙身”，这也是畚族信奉龙的反映。

四、对畚族祖图及史籍误为“犬图腾”的剖析

在畚族传统文化遗存物中被世人称为“祖图”的长卷连环画（大多数是民国时期之作，现存最早的为清代），其神话色彩浓郁。大意为在远古时期，高辛帝之母患耳疾，请太医治疗，太医从其母耳中挖出金虫一只，皇母命臣养虫，金虫变为龙麒（亦有作犬之说），臣报高辛帝。时遇番王率兵侵疆土，帝出榜招贤，胜番者以第三公主嫁之。龙麒揭榜请战，帝送其过江海。龙麒至番王殿，趁番王酒醉，咬断番首，衔回国见帝，帝大喜，设宴待之，并与三公主商议嫁事，招龙麒为驸马。三公主嫌龙麒相貌不扬，命臣将龙麒扣入金钟之底，七天之后变为人身再嫁。龙麒化为人身以后，与三公主成亲，婚后幸福美满。帝封龙麒为忠勇王（也有称盘瓠王），并生三男一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赐女婿为钟姓。此后，盘、蓝、雷、钟为畚族后裔。

祖图中“盘瓠”的内容基本上与志怪书《搜神记》盘瓠故事相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于是一些民族学家就以此断言畚族图腾为盘瓠图腾，盘瓠图腾即犬图腾，此乃历史阶段的误会。

我们姑且不论祖图中有作龙麒与犬、忠勇王与盘瓠王以及

依据一般的民间神话就可断言畬族图腾，就此神话的本身而论，高辛帝母后耳出“虫”即龙、“茧”即凤凰蛋或凤凰，乃是畬族龙凤原始图腾观念的反映。可一些学者忽略了畬族谱图歌中共同认定高辛夷裔，忽略耳出“茧”化虫正是高辛夷龙凤崇拜传承真谛，而套用东晋干宝《搜神记》和南朝范晔《后汉书》里描述盘瓠子孙的后部分，不顾“蛋”化鸟（凤凰），“茧”化虫（龙）这一客观思维逻辑和自然现象，而误为“狗名盘瓠”就言畬族为犬图腾。

干宝、范晔何以不顾“茧生虫、蛋生鸟”这一客观思维现象，而继以“化犬、畜狗名盘瓠、变人”这情节，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古就有区别“华夷”的观念。拿《春秋》来说，在谈到中原文明的国家时，都要加一个“人”字，如齐人、秦人，而在谈到四周邻国时，仅以夷、狄、戎、蛮来蔑称。汉唐以来四邻以属国、朝贡国的身份向慕归顺中原，而中原则以天朝上国的身份君临四邻，形成了一种不完全平等的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又使中原统治者产生了一种优越感，这在文化上也体现出来。尤其秦汉始龙凤就被历代帝王占有，自称为“真龙天子”，不容许夷蛮戎狄认先王龙凤祖先，于是畬族作为祖先崇拜的龙凤——盘瓠——犬的观念就给予错位形成（参阅肖孝正《再论畬族图腾及其高辛夷史源》），便几个朝代相承下来。畬族认高辛夷裔的谱图歌，难免受几个朝代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畬族无本民族文字而用汉文，这种影响极大。尽管如此，可仍然有相当部分祖图中是没有犬的。

在“祭祖”的宗教活动中，也有被一些文人引证畬族信奉盘瓠（即犬）图腾的证据，所谓要挂“盘瓠”祖图隆重祭祀，

要跳犬图腾舞，且秘而不喧。其依据引自《赤雅》：“时节祀盘瓠是也……奏乐则男左女右……祭毕合乐男女跳跃，击乐阳有节”。

我们先不谈《赤雅》为一志怪书内容的可信性，且从其创作年代而言，是明代邝露游玩广西归来因记当地风情而成此书。而在明代，毫无疑问畬民已定居在福建、广东、浙江生产生活，形成一定规模，可明代广西根本无畬民生活的任何迹象，两者根本沾不上边，何以依据《赤雅》所述，就将广西当地有人祭盘瓠就与畬族硬套在一起，而论定畬族有对盘瓠（即狗）祭祀和图腾崇拜。让我们试看畬族心目中盘瓠是怎样的形象，在畬族古歌《盘古歌》（也称《盘瓠歌》或《盘匏歌》）中曰：“当初造天盘古（瓠）王，造天造地渺茫茫，造出山河和海水，三山六海一分田”。

从歌中可以看出，畬族是把盘瓠与盘古这一中国远古神话中的“神”或英雄联系在一起，看作同一人，是造天地的英雄。河南淮阳汉族祭伏羲陵，也称人祖伏羲为盘瓠。正如常任侠《沙坪坝石棺画研究》：“伏羲、包牺、盘古、盘瓠，声训可通，殆属一词。”且从“三山六海一分田”的地理范畴上看，畬族先民居住地应在东夷地域，与广西无关。

事实上，畬族在“祭祖”活动中，也无对“盘瓠”祖图隆重祭祀。所谓的神是天神、道教神、战争神、师爷神与祖宗神，并有两位是“东皇公”、“西皇母”；挂的祖宗正中有天神像、道教神像、祖宗神像（如“三清”、太上老君、支系祖公祖婆图），下摆六只或五只香案。

画有盘瓠的图轴则挂在两廊板壁或门口墙上，不设祭供，是名副其实的“装门画”。古时祭祖是很严格的，有“神不歆

（受祭）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种族观念，盘瓠若是“祖宗”，岂能如此怠慢、冷落？

综上所述，畬族是尊崇龙凤，以龙凤为图腾崇拜。当然，畬族人民随着时代进步这些风俗习惯在现实生活里有了极大的变化和消失，可我们仍能从这遗风遗俗中窥见畬族人民对龙凤的信仰。

（作者单位：宁德市畬族博物馆）